

清醒是人生最好的状态

文/陈伟雄

“有理想有追求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活法,不被某一不切实际的理想或追求所折磨,调整选择的方位,更是积极主动的活法。”著名作家梁晓声在《人间处方》一书中给青年人的忠告,犹如黑暗中的一束亮光,让人在迷茫中找到了方向。

《人间处方》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出版的一部新编散文集,写给万千青年的人生答案之书。全书分为四辑,共收录24篇口碑之作。梁晓声用一种客观而不失温暖的语言,为现代社会处于焦虑中的人们拨开层层迷雾,走出精神困境,重获清醒人生。

梁晓声善于将生活中的琐碎细节巧妙地转化为对人性、情感和人生的思考。他通过自己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观察力,捕捉到那些被人忽略或视为平凡的场景和人物,以独特的视角和真挚的情感,触动读者的心。

如在《一个加班青年的明天》一文中,作者通过描绘一个年轻人在工作中为生活所迫,为家庭而加班的无奈与挣扎,揭示了现代青年的生活现状以及成年人的辛酸。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友爱。

在《紧绷的小街》一文中,作者对小街上各种人物的描写,让我们看到了市井生活的不易与艰辛。他们有卖大馅子粥的东北农村姑娘,有无照经营卖咸鸭蛋的大娘,也有卖风轮的残疾人,他们虽然生活并不如意,但在狭窄逼仄的小街上,展现出了相互理解,相互体谅,相互包容的品格。“每一处摊位,每一处门面,背后都是一户人家的生计、生活甚至生存问题,悠悠万事,唯此为大。”表达着作者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关怀与体谅。

梁晓声的作品和那些空谈悲悯的文章大有不同。他以一个老者的睿智和担当,为青年人指点迷津,充满着深深的关怀。这种情感力量让读者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人性的温暖,也为读者提供了许多深刻的思考和启示。

《理想的误区》一文,梁晓声语重心长地提出:“青少年对人生目标的追求要分阶段,要脚踏实地,倘连普遍都还难以超越,竟终日仰视一些人的极个别的人生,则也许最终连拥有普遍人生的资格都断送了。”在我们生活中,有些人渴望成功,总是把别人的成功作为自己的成功标准,不顾实际盲目去追求,最终失去了自己。不要和别人去攀比成功,放低成功的标准,做一个普通人也是一种成功。

《何妨减之》一文中他又提出,减法的人生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。一个人的人生动力是有限的,需要将那些干扰我们心思的事情,从人生的“节目单”上减去。人生的价值就是认真真,无怨无悔地去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情。梁晓声的话,犹如人间的一剂良药,为我们化去了烦恼,重获信心和美好。

梁晓声的作品又充满着真性情,真人格。他爱憎分明,作品触及社会现实,直击灵魂深处。如在《真话的尴尬》中,他直言不讳地指出,说假话的技巧一旦被某些人当作经验,真话的意义便死亡了。真话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,是需要适合的“生存环境的”。

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说:“人生最好的状态,就是活得坦荡、清醒、真实。”感谢梁晓声为我们提供了《人间处方》这本好书,愿我们都能在迷茫的世界里,做清醒的时代人。人生不必四处看,你就是自己的答案。

人生如逆旅

诗人余光中说,“如果要找一名古人去旅行,不要找李白,他太狂傲,不负责任;也不要找杜甫,他一生太苦,会很丧;要找就找苏东坡,他是一个能让一切变得有趣的人。”《苏轼的朋友圈》,网红一样的大众化书名,内里却是取材有据、表达流畅,故事内容丰富,满满干货。

幸好有苏轼

文/胡胜盼

关于苏东坡的书籍有很多,但是大家依旧对这位天才充满好奇、充满疑问、充满从不同路径去探索的冲动。著名文史作家郭瑞祥的新作《苏轼的朋友圈》,以苏轼的社交圈为观察点,深入剖析苏轼所处的社会环境,探究他的人生哲学、文艺创作和艺术成就。书中选取苏轼与大宋文化精英王安石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米芾、黄庭坚等三十多的人生纠葛,演绎了大宋文学与艺术的盛会。通过讲述精彩的故事编织架构精心搜寻的史料,《苏轼的朋友圈》因此呈现出了一个立体、多维度的苏东坡。

千万人眼中的苏东坡自有千万相。苏轼的朋友圈里不仅有达官显贵、仙风道骨的人物,还有家徒四壁、满腹经纶的普通人,诗友、书友、画友、酒友、驴友应有尽有,他们畅谈诗词、书法、绘画、美食,共同享受生活的美好。这位大宋天才,是天生乐天派、悲天悯人大诗人、黎民百姓好朋友。他的才华和人脉让他在朝堂上备受瞩目。司马光、张方平、范镇等重臣都是他的长辈和朋友,而李常、孙觉、王巩等人更是与他交心,为他受罚受累也从无怨言。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,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。”如果北宋有“朋友圈”,苏轼的朋友圈一定是最热闹的,有趣的灵魂吸引了一群有趣味的人。

点读《苏轼的朋友圈》,我们会发现在他64年的生命旅程之中,正是自由包容的母亲,慈爱严厉的父亲,正直可爱的弟弟,相知相爱的妻子,肝胆相照的朋友,以及半生贬谪,足迹遍布半个北宋疆土的艰难历程,才有了天才、率真、知足、乐天的苏轼的因缘际会。家人中,我们可以特别留意一下他的弟弟苏辙,这个一辈子都在“捞”哥哥的弟弟,是哥哥的底气和依靠。哥哥是车前的木头,弟弟是车后的印记,虽然弟弟一辈子没有追上哥哥,但也一辈子没有离哥哥太远。

恩师中,亦师亦父的欧阳修对他影响至深。虽然欧阳修生前没有太多时间和苏轼相处,但他去世后,苏轼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怀念。“十年不见老仙翁,壁上龙蛇飞动。欲吊文章太守,仍歌杨柳春风。”恩师去世已十余年,但睹物思人,苏轼依然难解心中思念。“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。”在苏轼的眼里心里,欧阳修就是一盏明灯。

徒弟中,黄庭

坚是患

难见真情

的知己。

因为“乌台

诗案”,苏轼

被贬黄州,与

他来往密切的皆

受牵连,许多人都

急于撇清关系。而

此时的“笔友”黄庭

坚却不惜赔上自己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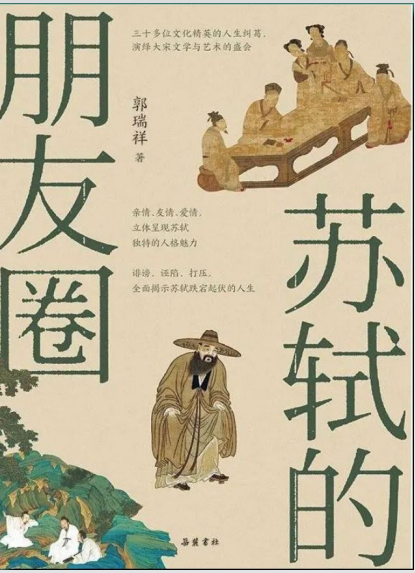
前程,为他仗义

执言。可叹:锦上添花何其多,雪中送

炭有几人。

苏轼的朋友圈里,

还有一群非常特殊的存



在,那就是政敌。书中称王安石为苏东坡的“怨友”,看着不觉哑然失笑。果真是“难为知己难为敌”。两人矛盾的根子竟然源于苏轼父亲苏洵与王安石的交恶。就是这样的两个人,一辈子于哲学、政治、行事作风都格格不入,可是晚年的时候居然能够交游甚欢。离别的时候,王安石依依不舍,甚至对苏轼作出了如此评价:“不知更几百年,方有如此人物!”欣赏之情,溢于言表。

同样的故事似乎也被复制在了苏轼与司马光、章惇的交往上。孔子云:“君子和而不同。”苏轼和司马光都是君子,他们可以相互扶持,也会相互争执,司马光为程夫人撰写墓志铭,苏轼称司马光乃“百世一人,千载一时”。从朋友变成政敌的章惇,曾在朝堂上拯救过苏轼,后来又站到对立面,成为苏轼政途上最大的阻力和伤害。但当章惇被贬时,苏轼仍然十分关切,真心相待,因为这是他的本性。

苏轼有敌人,更有朋友,他走到哪里,朋友就交到哪里,人性光芒也就绽放到哪里。作者充分抓住了苏东坡这个大IP,然后以现代人最有感触的朋友圈角度切入,让我们看到了以这个伟大的人为轴心,辐射出的整个北宋的社会环境和文人集团。他写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,却始终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;他一生跌宕起伏,但始终保持着对生命的热爱和思考。

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,“苏轼已死,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,但是他留给我们的,是他那心灵的喜悦、思想的快乐,这才是万古不朽的。”

一场江畔边的诗歌悦读会

文/祝美芬

那天,江对岸是雾气迷蒙中的奥体中心“大莲花”,此岸是杭州城市阳台,有一群亚运健儿在亚运吉祥物前合影,笑语声声。第二天就是亚运会了,此时钱江两岸,亚运氛围正浓郁。在城市阳台的求是书房,孙昌建老师的《江河万古流》诗歌分享活动和着亚运的节拍在这一天举办。

《江河万古流》这部诗集是作者诗路行走的结晶,诗集分四辑,相对应的是四条诗路,即浙东唐诗之路、大运河诗路、钱塘江诗路和瓯江山水诗路。承载着宏大叙事架构的诗集呈现的是怎样一番诗歌面貌?这是我最大的好奇。

讲座开始前,我终于领到了这本诗集,利用讲座前的十来分钟,我静心阅读,一连看了八九首,发现这些诗歌的写法独到,与通常的宏大叙事诗歌不一样。这些诗无疑是富有地域意象的,但又不止于此,还有更广层面的意蕴,它们是精神层面的思考、意识流式的情绪流淌、人文性的内省与叩问……诗意远在诗歌之外,那些富有广度与深度的空间,需要读者自己用思考与想象去填满。

在孙昌建老师和活动主持人李郁葱老师的讲述中,我了解到他们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因诗歌结下的缘分,写诗、组织诗社、油印刊物,那是一段由诗歌与激情点燃的火热生命。那时候,朦胧诗刷新了诗歌的传统面目,北岛、舒婷、顾城、芒克、杨炼……这些诗人与他们的诗歌,点亮了那一时代的文学星空,点燃了一代文学青年的文学之梦。

在孙昌建老师这部《江河万古流》里,不时会让人感受到朦胧诗潮留下的痕迹。“背一部唐诗渡江/该用一把怎样的桨”“等明年吧,我会在银杏叶上写诗”,这两句充满诗意的语言,给人带来强烈的诗意冲击。而朦胧诗就是这样,很多东西不用写明白,传递给读者的是一些感觉,让人自己去回味去补充、去想象去共鸣。“我们睡了,月亮不睡/月亮睡了,我们不睡/月亮和我们睡了,诗歌还醒着”,这几句则含着哲思,不写透,让人有所思,但也能悟到。诗歌除了描摹,还有感觉、思考,以及一些由不确定带来的无垠的精神驰骋空间。

“自唐以降,最美的宋词/原来都长在田里,挂在树上”“黄昏来临的时光里/霉干菜已经蒸熟了”“还有一只是摇摇晃晃过来的/那就是运黄酒的乌篷船”,这里的“田里”“霉干菜”“黄酒”“乌篷船”等意象,都带着浓浓的地域味道,它们的出现,让诗集回归“地域”“诗路行走”这一宏大叙事母题,让读者在弥漫着土地味的诗句之外,生发出地域以外的意识、情绪与价值观表达。

作者想必也是好酒的。“我把酒杯扔回了唐朝/我知道我离大海还十分遥远”“灯光睡在河流的怀里/那是酒多了之后的酣睡”“把杨柳浸在酒里/如同把岁月泡在诗里”,如果不是爱酒之人,怎能将“酒”写得这么自然与诗意?

诗歌也是最具表达力的,那些无法用其他语言表现形式恰当表达的,它能。如“这是一首诗在空气中/找到了飞翔的动力/滑行又缓冲,像一个浪/像一句诗迫着另一句诗”,这是作者参加温岭诗歌朗诵会的美好体验,诗人间的气场相通可见一斑。四条诗路的行走,既是地域意义上的行走,也是一趟精神意义上的旅行。人生路上知音难觅,作为一名诗人,作者也在寻觅。

“谢谢你,我们在一首诗中相遇。”这是作者写在诗集《序诗》中的最后一句,是感谢,也是表白。

